

第七五〇册

經濟彙編

戎政典

兵略部

二九一三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

第一百九卷目錄

兵略部彙考七

周七 元王三則 貞定王二則 威烈王一則 顯王五則



戎政典第一百九卷

兵略部彙考七

周七

元王三年冬十一月越滅吳

按左傳哀公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二十年秋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夷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王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閭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

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甫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按吳語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忘也曰臣嘗卜于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葦于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懷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甲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

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資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眾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筓側席而坐不墀王背檀而立大夫向檀王命

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人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櫓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掃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王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兄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後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餼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于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衛枚淅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衛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

待且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衛枚潛涉不鼓不諫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王以親辱於孤之敵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畏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兩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按越語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蓂莢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于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

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於王大夫女於大夫士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沉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執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于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救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諛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死

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大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餽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備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讎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思其衆之不足也而思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思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思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路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一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

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與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

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恆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種孰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恆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恆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自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不走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

經濟彙編戎政典第一百九卷兵略部

第七五〇冊 之〇一葉

古今圖書集成

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於元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餽飯不及壺殮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廟廊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弗許也臣聞之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為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執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

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載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弗許其事將易翼已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袍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思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龜鼈魚鼈之與處而繩墨之與同階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諉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

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及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與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為蠡之狀而朝禮之泱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日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元王四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 按左傳哀公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不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社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於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元王五年夏四月晉伐齊取廩丘 按左傳哀公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徵福于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甕言也役

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太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半禮不度敢展謝之

貞定王元年夏晉荀瑤伐鄭齊師救鄭

按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夏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母廢前勞乃救鄭及雷舒違穀七里殺人不計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恆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貞定王十六年趙韓魏滅知伯而三分其地

按國策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

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于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閔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軍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廡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路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屠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爲人蠱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

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于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且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段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不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襲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破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郟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郟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沈窺生龜人馬

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邾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于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懈于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趙而出邾疵謂智伯曰君又何

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邾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皐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皐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皐始大

威烈王十八年魏伐中山 按戰國策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

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于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魏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顯王十六年魏圍趙齊師救趙敗魏于桂陵 按國策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名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勿救則我不利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拔而承魏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按史記孫子列傳孫臏孫武後世子孫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恐其賢於己以法斷其兩足跡之齊使者如梁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射孫子謂田忌曰臣能令君勝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于于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于是以田忌為將孫子為師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

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撤批亢搆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 顯王二十八年齊敗魏於馬陵

按國策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齊魏戰于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嘗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于度而遠于計王固先屬怨于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入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于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申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

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于徐州

按史記齊宣王二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龍明日為五萬龍又明日為三萬龍龍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來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擄魏太子申以歸

顯王二十九年秦伐魏擄其將公子甲

按史記商君列傳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瘧病魏惠王親在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瘧名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不許我我方先

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居五年秦人富彊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擄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執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併秦秦即併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甲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甲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甲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擄魏公子甲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于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顯王三十六年蘇秦說六國合從

按史記蘇秦列傳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

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于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于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于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南近齊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

安燕寡人請以國從于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諺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

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于趙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捨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于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懼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于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剝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闕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

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實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開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人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鶴馬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扶啜音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踰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鄒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于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

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鄆東有淮頰夷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鞫鞫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夫挾彊秦之勢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國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于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執祭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故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

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十二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恇疑虛喝矜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郟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

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鄆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執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伐秦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衛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故故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蘇秦既約六國從親請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闖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欲敗從約齊魏

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按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于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顯王四十年魏敗楚於陘山効上洛於秦

按國策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魏戰勝楚敗于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管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貧矣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効上洛于秦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戎政典

第一百十卷目錄

兵略部彙考八

周八 慎親王二則 報王八則

戎政典第一百十卷

兵略部彙考八

周八

慎親王四年秦敗韓於岸門

按國策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路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微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名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為之微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韓之德王也必不為馬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于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悅乃微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敵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

大國遂肆志于秦敵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悅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于秦秦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于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按史記韓宣惠王十六年秦取我修魚擄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

慎親王五年秦擊蜀滅之

按國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敵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

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按史記秦惠王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

報王元年齊破燕殺其相子之秦攻魏取曲沃

按國策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請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

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里石吏而効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日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又按國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通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通相罷弱而兩歸其國于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會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會不出新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

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面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三晉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問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二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按史記張儀列傳秦惠王以張儀為相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于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數明年齊又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

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搢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率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于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 赧王三年秦人以齊師敗楚師于杜陵張儀以連衡說六國

按國策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于為寡人謀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利而三利俱至楚王大悅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于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彌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及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于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訾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

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與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路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于秦而取償于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于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于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于陳軫過聽于張儀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于齊西講于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繕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按史記張儀列傳楚王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于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斬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欲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于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山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于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土地不逼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無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貪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

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牛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疆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疆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兵襲秦戰于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于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衡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于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臣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

計無便於此者于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于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踴胸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跋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跣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于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疆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誣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棠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母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疆于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

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潛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股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疆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于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于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士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東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備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忿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涓兵軍于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會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特蘇秦蘇秦焚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

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
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
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
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
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
軍軍成阜驅韓梁軍于河外一軍軍于滏池約四國
為一以攻趙趙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
先以聞于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滏
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秦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
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縮
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
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
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
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
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
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
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
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噉反斗以擊之
於是酒酣樂進熱噉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
之王腦塗地其妙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
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
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與兵攻燕再
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
滏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
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
趙之于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
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

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
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
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恆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歸
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自立武王自為太子時
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議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
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
武王皆叛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
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
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
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
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
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
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母伐以臨周祭器
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草
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
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
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
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
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
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
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
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
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
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
秦王以為然故具草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
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
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

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報王七年秦甘茂攻韓宜陽拔之
按國策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
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
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樞里疾
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
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出私
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宜陽之役楊遠
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
抑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
茂事敗矣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
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
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
以知其御也 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
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權之楚權
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
漢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
秦王曰王逐亡臣因為楚王曰寡人固無他而許楚
王
按史記甘茂列傳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
車通三川以魏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
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
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
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
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
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
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